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四輯

沈 雲 龍 主 編

倭文端公（良齋）遺書

倭 仁 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倭文端公韻集

時光緒二十
年秋七月山
東書局重刊

乙卯嘉平上浣購于琉璃廠書肆

倭文端公遺書目錄

恭載

賜名啟心金鑑

諭旨

卷首上

帝王盛軌

卷首下

輔弼嘉謨

卷一 講義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學而時習之 至 君子乎

其爲人也孝弟 至 本與

巧言令色鮮矣仁

道千乘之國 至 以時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願無伐善無施勞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至 器之

畏聖人之言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至 仰之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卷二 奏疏

應 詔陳言疏

敬陳治本疏

進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疏

保薦人才疏

陳豫省官民情形疏

請固人心以弭天變疏

敬陳管見疏

請進日講疏

詩小雅

請崇儉疏

請修實政疏

請予大臣終制疏

論直隸添設六軍疏稿

遺摺

卷三

爲學大指

卷四

日記
丙午以後

卷五

日記 庚戌以後

卷六

日記 王子以後

卷七

日記之餘

卷八

恭和

御製元旦喜雪

和醕郡王原韻二首 同治八年醕邸奏請
太后召見大臣 皇

時升座聽政
上從之喜而賦詩

永陵收工訥汝舟大司馬先歸住宿木奇以炕熱不眠留題壁

閒見示率和三章以答其意

過樣子嶺

車中口占

過摩天嶺

宿野營

義州留題

題黃州太虛樓

車中有感

龍川曉發

安州

題洞仙嶺舍人巖

宿龍泉館

題平壤快哉亭

爲王笏亭作

武封公傳

張椒雲賦序

灰畫集序

翰林院條規

會議說帖

答高菊屏

答何香伯

答吳竹如

又

又

答羅澹村

示曜澣兩姪

示曜姪

致圖遠侯

又答

致楊蘭士

答王子涵

答王子潔

又

示咸兒

又示咸兒

答心農弟

答寶蘭泉

又

答倉子益

答方魯生

答高恆溪

致曾滌生

答李樹皆

答于綱齋

答涂朗軒

又

又

又

答費敬廬

題王筱侓惜心書屋

跋惇邸書

跋洪琴溪書齋橫幅

書方魯生性述後 七條

跋六書原始

劍州知州賀嵩齡著

卷九

嘉善錄 附 補錄

卷十

吏治輯要

卷十一

莎車行紀

卷之四之別冊
目録

七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工部尙書倭仁呈進所輯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
工奏議二帙洵足資啟沃而紹心源著賜名啟心金
鑑並將此書陳設弘德殿以資講肄欽此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first column on the left being the wides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re is a header section containing a small rectangular box and a horizontal line below i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御題啟心金鑑首卷上

臣
倭仁恭輯

帝王盛軌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
驕貴而不舒

臣
謹按聖如帝堯猶必不驕不舒德愈邵心愈下
也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古帝
王未有不致謹於此者

帝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
下得攻其過

臣謹按聖如帝堯宜無可諫可謗者而猶惓惓以求言聞過爲務故下情無所壅而君德日以光然欲法堯之爲治不必置鼓立木徒仿其迹但能容受直言不加譴責言之當理者獎賞以勸勵之則嘉言罔伏而昇平可致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

臣謹按此卽博施濟眾堯舜猶病之意就令斯民悉登康樂而若飢若寒若陷之思猶兢兢在抱所

以致時雍於變之休也如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堯舜采椽不斲茅茨不翦

臣謹按唐虞之世渾樸猶存自無後世臺榭陂池之侈況其時洪水降割民無所定聖人軫念民艱方憂思之不遑何居處之爲樂厥後禹卑宮室而盡力溝洫尤以峻宇雕牆垂爲世戒古帝王勤於恤民而儉於自奉其風微猶可想見耳

舜之爲君其政好生而惡殺其德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化若四時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

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臣謹按好生惡殺仁也授賢替不肖知也德若天地德之盛也化若四時化之神也仁知全故德盛德盛故化神而其究一歸於好生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能充是心而已矣

大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誨寡人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擊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謹按此猶帝堯置鼓立木之意而條件益多延

訪益切要之古帝王一皆本憂勤惕厲之心宏集
思廣益之量虛以受天下之善而修益加修實以
殫宥密之功而聖不自聖此治之所以隆萬古而
爲後世人君所當法歟

大禹巡狩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
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我
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臣謹按禹謂我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者責己
之辭也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古人君痾瘵在
抱一夫不得其所輒引以自疚傳所云禹湯罪已

其興勃焉者此之謂也

臣又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大禹之痛正此意也人君時體此意則滿腔測隱流貫於用入行政之間以之承天眷而感人心不難矣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臣謹按酒以成禮弗繼以淫陳敬仲之辭夜飲君子義之則是酒之用有節沈湎焉則溺矣況過飲則食息違節既慮傷身喜怒乖常尤防亂性其患

不可勝言酒誥抑戒所以反復痛切言之也如大禹之疏儀狄尤爲力謹其始而防之者預矣孟子以禹惡旨酒與好善言並舉以著爲大法大戒有以也夫

成湯出見網於野者張其四面而祝之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解其三面而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一時歸商者三十六國

臣謹按湯之德及禽獸必其先及於百姓可知故天下歸之仁之爲道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其所施固有次第而其要則本於君身詩所謂雖
麟之化推本文德者是也

湯時歲久大旱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
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
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臣謹按桑林之禱天人感應如此其捷者誠故也
使於所責六事未能切省諸宵旰而力體諸躬行
天心之應未必如此其速也至於不應而遂謂天
與人遠抑誤矣湯之後太戊修德而桑穀不爲妖
周宣憂旱側身修行而卒致中興乃知積誠可以

弭禍自古有徵也人主欲承天眷其必亟懍天戒
歟

臣又按湯以六事自責乃畏天省已之心也漢公
孫宏對策乃以湯之旱爲桀之餘烈佞諛之蠱惑
君心使忽天戒每若此不可不察

周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早卧而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
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
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
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成中興之業焉

臣謹按姜后脫簪之諫固云賢矣而宣王能納之

則是奮發其大有爲之志而不留於逸欲可不爲明且果乎乾象曰天行健人君惟法天之健故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可不務哉

臣又按古者后妃夫人進御皆有節度昧旦女史奏雞鳴之詩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起而退以禮自防不淫於色故能內消逸欲以成其君勤政之美然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尤在端本於君身故關雎樛木之化首啟二南說詩者必歸美於文德然則人主動靜起居其所關

者大矣曷其奈何弗慎

漢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
所以取天下者也

臣謹按用人者恆有餘自用者恆不足漢高帝有
知人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能駕馭一時之雄
傑而智者爲之謀勇者盡其力也

漢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
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謹按人君之德莫大於聽言文帝虛懷聽納如此雖大舜之明目達聰成湯之從諫弗咈何多讓焉賈山云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誠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文帝殆深知此意哉

文帝時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臣謹按文帝富有四海當承平無事之時財用有餘百金之微猶不肯輕費如此況國家艱難之會

尤宜兢業自持愛惜物力爲人君者誠能思祖宗創業之艱夙夜祇懼唯恐失之亦何至開奢侈之漸而有過舉哉

文帝時有以千里馬獻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此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臣謹按文帝淵然靜默馬且不受則其他珠玉玩好珍禽奇獸不切於人主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謂也

漢宣帝嘗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良知其

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臣謹按官久任則上下相安旣便於民日久超擢則官不淹滯亦便於官此用人保民之善法也後來仕途日寬額數日增升轉之期計日可俟席不暇煖輒已他遷視其官如傳舍視百姓如路人其何以治天下哉

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臣謹按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非可徇情濫授也明帝不許館陶之請深得重民生惜名器之意史稱當時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有由然哉

唐太宗曰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心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邽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臣謹按太宗所云人主一心攻之者眾可謂洞燭

病源矣自非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清嗜慾之源則見理不明而佞邪得售其術人主之心遂受其攻而不覺矣太宗所以知其難而致謹也又以不合天心未副人望慄然自警則必有畏保之實而無狎侮之心可知魏徵進之以圖終亦可謂責難於君者矣

太宗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賄之裴矩諫曰是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如此豈非賢乎

臣謹按司馬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